

# 为何我的生命如此忧伤

written by 凌

《蓝调石墙T》，这是作者Leslie Feinberg的第一本自传体小说。由于是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完全认为书中主人公洁斯经历的所有事件都曾真实地发生在作者身上，而忽略了其小说的性质，之后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一本纯粹的小说，所有悲惨的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不是虚构，我很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没有经历那些事情，没有忍受那些屈辱，没有……

按照这个世界性别二元对立的标准，洁斯既不像女人，也做不成男人。虽然有女性的生理结构，但从小在心理和外表上却很男性化，甚至在成年之后注射雄性荷尔蒙，把胸部也切除了，可洁斯毕竟不算是男人，准确的说洁斯是跨性人，而我也无法用“她”或“他”来叙述洁斯的经历，只能用“我”来讲述，因为“我”没有性别之分。

「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倍受歧视。因为我不男不女，所以饱经欺辱。因为我要做自己，所以不断反抗。我总能真切地感觉到痛楚，却触摸不到伤痕，它们像尖刀一样深扎在心里，我知道它们在那里，懂我的人也知道。」

在我降生那一刻，这个世界就以强烈的沙漠风暴来迎接我，这似乎预示着我一生的命运。我的到来并没有带给父母新生的喜悦，而是他们生活梦想的破灭，彼此的怨恨也由此开始滋长。

一只黑色的乌鸦在我头上盘旋了两圈后停在石头上。

我看见天空是粉蓝色的，云像棉花一般柔软。

我想知道乌鸦是男还是女。

乌鸦飞走了，工区里的一帮男孩来了。他们也想知道我是男还是女，于是我被他们脱光了下身的衣服，双手被绳子反绑着扔进了堆满锋和煤块的黑屋子里。

那是1955年，我六岁。

年龄再也无法充当我的保护伞，惊慌失措的我无处藏身。

我开始寻找我想像的那样一种女人，身穿白色衬衣和笔挺的西装，再系上一条领带。我从未见到过，街上没有，画册上也没有。最后我在镜子里找到了，那是我自己的样子，虽然看上去忧伤而胆怯，但我喜欢，我痴痴的看着这样的我，完全没有留意到身后表情僵直的父母。

第二天我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治疗，那年我十一岁。

五年后当我第一次在酒吧见到穿西装、打领带的女人时，压抑多年的泪水喷涌而出，她们是如此英俊和温柔。耐心的教我作为一个小T如何面对这种人生道路的危难和痛苦，我似懂非懂。

恶梦接踵而来，不，是比恶梦更残酷的现实，无法预测，无力阻止，无处可逃。

如同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每时每刻都在污浊的淤泥中挣扎，周围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寂寞和恐惧。

……」

我无法再用第一人称描述洁斯之后所经历的悲惨和屈辱，因为它们已经远远超过我阅读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

洁斯遭遇的所有痛苦只是因为要做自己，做一个与男女二元对立性别规范相背离的自己。我们与洁斯一样，同样是这个男女二元对立性别规范的受害者。

这个世界从来都被规范主宰着，所有与规范背离的人都在被规范强暴。但这仅仅是二元对立的问题吗？是否制定一个三元、四元、甚至多元的性别规范以化解这些问题？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一种规范与另一种规范之间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

“元”就意味着一种形态，意味着定义这种形态的诸多特征，意味着区分这种形态与那种形态的方法，然而我们为何要去定义和区分彼此？为何要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人们对自身的认知如此狭隘，却如此狂妄的定义规范，而且如此野蛮的施行规范。

正如庄子在《外篇·骈拇》中所说：“且夫骈于拇者，决之则泣；骈于手者，断之则啼……且夫待绳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屈折礼乐，拘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天下万物都有其各自的常态，无须任何外在工具自然会形成曲直方圆，所有以规矩来端正事物的作法都是在伤害其本性，就像对于脚趾相连的人来说，把脚趾分离他就会哭泣；对于生出第六个歧指的人来说，咬断歧指他就会哀啼。

然而一旦制定了规范，所有与规范背离的形态，都会被视之为畸形。同性恋长久以来在医学上也被定义为一种精神病，需要进行矫正治疗。即便是现在摆脱了医学规范的魔爪，却躲不开家庭、社会、道德、法律等等规范的压迫。

当我们的本性被扼杀和伤害时，我们发现最终的凶手并不是某一个人，正是那些隐藏在背后的规范，它们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我期待有一天所有伤害人性的规范都被焚烧和唾弃，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人，都可以平静的看待身边所有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或擦肩而过，或相视一笑，都很美好。

# 人来人往

# 穿越性别的疆界

written by 飞蓬

十七世纪的某一天，沉睡数日的奥兰多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女人。

这是一个性别变幻的故事。从男人到女人，从十六世纪的宠臣，到二十世纪的女作家，奥兰多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风云，跨越性别的界限，完成了自身的成长。

伍尔芙，20世纪重要的小说家、文论家、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与此同时，她也是神经质的女作家、双性恋者、“雌雄同体”的倡导者……她象征着一种丰富、敏锐，饱经伤害又历历再生的品质。她的作品融合了纤细、优雅的风格和大胆想像力。这种融合最好的体现，就是《奥兰多》。这部小说，也最好的表达了伍尔芙关于性别的思考，——尽管这思考过于乐观。

变化发生在奥兰多30岁之时。30岁之前，他是男人，30岁之后，她是女人。

奥兰多几乎突破了所有疆界：性别、时间、空间。但在所有命题中，最重要的无疑还是性别。两性之间的不能互通，在今天仍是重大问题，伍尔芙当年，显然更严重。女人还没有获得公开表达自我的权利，因此无法、也拒绝被男人了解。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他所探索的意识领域，女人，仍如黑夜一般。

奥兰多，几乎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她跨越性别，拥有了最丰富的体验。

这种体验极为有趣。变成女人后，奥兰多突然发现船长——男人对自己殷勤的照顾和服务，这是此前的“他”从未体验过的。她心情异常复杂。这令人感觉快活，但如果要穿上不自由的裙子？必须置于男人的保护之下？

她还想起了“他”时代，第一次见到中意的女子萨莎时那种无以形容的喜悦。那时，“他”在追求，现在，她在躲避。她不断敷衍这中间的区别，作为一个女人，似乎拒绝，再让步，是一种美妙的把戏，也是一种特权和责任。追求，与躲避，何种更好？她恐怖的觉察到，现在是多么看不起所谓的男子气概，在那之下是怎样的虚弱，但女人，既能被这样的男子气概哄骗，又是多么愚蠢，她十分困惑、混乱，轮番发现两性都有可恶的缺陷，因此不能确定自己此身谁属。

凌晨，似乎经过了一夜的辗转，她接受了自己的新性别。“这世界不妨留给别人去治理，军事野心、迷恋权力，以及男人其他的一切欲望，都可以抛到脑后，只要能够更充分的享受人类精神所知晓的最崇高的愉悦，那就是冥思、隐居、爱情。”她明白了萨莎，——此前这是多么神秘、不可理解的性别，她欣喜若狂。

但如果小说到这里，变成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胜利欢呼，也就

过于浅薄，且不合理。伍尔芙没有止于此，她寻求的是超越。换了身份，拥有两种性别的体验，奥兰多更丰富，“她是如此幽暗，又如此光明，如此坚硬，又如此柔媚。”“她的笑容，宛如水滴洒落，或喷泉升起。”

“她一时为男，一时为女，行为举止往往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她摒弃了两性各自的虚妄——容貌与权力，她有男人的特性：厌恶家务，喜爱农田，马术精湛，热衷危险的游戏，也有女人的特性：看到别人遇到危险，就会心悸；稍遇挑衅，就会眼泪汪汪。“她到底更像男子，还是更像女子，这一点很难说清，时至今日，仍然无法确定。”

爱情的主题和性别是分不开的。“他”和“她”遭遇的两次爱情，一次是因为差异，一次则是因为相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奥兰多，是个风流少年，他遇到了美丽的俄国少女萨莎，激起他此前所知的关于爱情的所有辞藻，他的男性气概随之苏醒。奥兰多为她所吸引，但又对她所知不多，最终美名其妙被萨莎甩了。这是个空洞的爱情故事，可恶的是，它在生活中、影视中、人们理想中，一直在大批量的上演。

变身之女之后，奥兰多也在期待爱情，“我多年寻觅幸福，没有结果，我与声名擦肩而过；我从未有过爱情。”“我认识众多男女，但未有一人我真正明白。若能安息于此，惟有苍天在上，岂不更好。”奥兰多躺在草地上，陷入了冥想。这时，一个男人骑马而来，两个人相爱了。

与其看作一个故事，毋宁说是伍尔芙对理想爱情的遐思。他们相识的时间很短，“但最多只有两秒钟，他们就已打破对方的本相”。在无止境长谈中，他们是如此默契，他发现她一点儿不差地领会他的意思，不免又惊喜，“你能肯定自己不是男人？”他会迫不及待地问。她则会回声似的反问：“你竟然不是女人，可能吗？”“两个人都为对方的默契来得如此之快感到惊奇，都觉得这是一个启示，表明女子可宽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

“你竟然不是女人，可能吗？”这句话背后暗含的意思是，只有同性之间才拥有高度的默契和相知，这是相爱的前提。

写作《奥兰多》的时候，伍尔芙和女同性恋者薇塔过从甚密。薇塔是一个有男性气质的女子，在当时的贵族圈里颇有些名气。她点燃了伍尔芙的激情，促使伍尔芙提出“雌雄同体”，即一个理想的人性，应该同时具备两种性别的优点，正如书中所说，宽容、坦率如男子，古怪、敏感如女子。换作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剑胆琴心、侠骨柔肠。

人们认为奥兰多的原型就是薇塔，据此，《奥兰多》是“文学史上最迷人的情书”。对于伍尔芙来说，这是一部特别的小小说，它没有她的其它作品那种执着、沉重的品质，它表现出奇诡的想像力和愉悦的写作状态。伍尔芙沉浸在创造和想像里面，很少痛苦和厌弃，就其饱受智力和情情折磨的一生而言，这应该是一段难得的生命状态。

# 镜子\_拉拉

written by 宝贝猫

要是在公共汽车、地铁或者麦当劳餐厅之类的地方看见一个还不算太老的女人在对着小镜子照自己的脸，或者要是在某个够档次的洗手间里，碰上一位不算太老的女人专门前来照镜子。摆弄自己脸和头发的话，你可以判断这个女人的性倾向——她十有八九不是拉拉。

没有任何缜密专业的调查或科学依据，但是就我的生活经验来说，拉拉们照镜子的频率远远低于异女（也许也低于某些Gay），无论是T、P还是不分。除了洗脸、穿衣、梳头、试衣服或者职业需要之类的生活必需之外，拉拉们并不喜欢镜子。

为什么拉拉不那么喜欢镜子呢？别的我不知道，据我想，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肯定是有：一是拉拉们没有异女们那么“不安”；另一个就是，拉拉们并不见得愿意从“外面”看自己。

异女们为了男人的眼光，不得不频繁调整和“修正”着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因为那种标准不是属于女人自己的，所以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以，除了常常借助美容时尚杂志之类来进行理论学习之外，还得手捧镜子进行不断“反思”“保鲜”，而拉拉们没有这种压力。自己对自己形象气质的要求虽然也会变化，可是毕竟是自己的，心知肚明，用不着反复“检验”。

就我个人的体验，照镜子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对于拉拉来讲，“外人”意味着“怀疑”“不理解”“窥探”甚至“歧视”，除非偏倚自虐，否则谁没事儿找这个？“镜子”就好比别人的眼睛。自己是别人眼睛里的异类，每个拉拉都心里明镜儿似的，如果不是立志想成为职业革命家，要经常激励自己与社会斗争的意志，就不用时时刻刻的去“照”它，当然也就不大愿意把自己的脸放在“镜子”前了。

照不照镜子是无关紧要的事，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在生活里终究还有镜子，也还有镜子的同类——各种光洁照人的平面在，我们的形象终究还是要被“外人”的眼睛去看的，要被这个还不懂得接受我们的社会来评价的。怎么在这些“镜子”前维持好自己，可是“关乎紧要”的事情了。

有的拉拉喜欢当“鸵鸟”，怎么叫当“鸵鸟”呢？就是遇着点儿事，就赶紧回避，把脑袋往沙土里一埋，以为自己不面对就不会有事儿。不喜欢照镜子大可不去照，可是如果为了不遭受“外人”的眼光，就处处压抑自己，偷偷摸摸，那就只能把自己弄成精神病的第二梯队了。

有的拉拉玩模的，在社会的“镜子”前，把自己弄成彻底的“逆女”，“四无状态”——无正当收入、无对父母的牵挂、无自己的人生目标、无健康的生活方式，想用颓废吓死“镜子”。可是，镜子是没有肝胆心肺的，它吓不死，只冷冷的看着，最后吓死的只有那些本来可能接受我们的好人。更何况，拉拉也不会长生不老，一旦鸡皮鹤发了，还这样衣冠不整，体臭如鱼，黑着眼圈，喷云吐雾，酒气熏天，骂骂咧咧，则纯粹是“老妖精”，不光要形单影只，而且还有被送进收容站的可能。那个时候，不去照镜子就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了，而是自己都怕吓掉了自己的老命。

说来说去，再不喜欢镜子，也得好好的待它。穿戴整齐、大大方方的，不用躲着它；需要时照一下，试着从别人的眼睛里看看自己，不为了取悦谁，只为了不把别人吓着。一天天下去，相信有一天，“镜子”里也会有友善的光反射过来吧。

# lesplus

网站: <http://lesplus.ta.cn>  
E-mail: [longyuliao@gmail.com](mailto:longyuliao@gmail.com) (发送邮件)  
北京女同小组同乡会支持  
设计: go go  
特约记者: 水色妖娆  
编辑: som  
执行主编: 总第二期

感谢各版文章的作者投稿，感谢各地朋友的发版支持。

本期感谢vic、小月、Moba'er、野有蔓草的采访合作，

除非特别声明，所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当整个拉拉群体都在讨论着T P的时候，它是一种抬头，从潜伏已久、寂寞无声的海底发出属于拉拉自己的声音。T的称谓来自英文Tomboy（像男人的女人）的简称，P代表了温柔地了解T并和T恋爱的女人。在男女两性观念下，T P是背叛或者超越，从此以后，性别的分类更多了。它是对身份的认定，它是角色扮演的游戏，它是融于一身的风格；它是一座两极坐标，朝哪个方向前行或流连，都是骄傲和被尊崇的。T也有一千零一种分法。还有远离T P，不分的例外。同性爱情只因是她，而无性别。每位热爱同性恋情的女子都在用各自的表达方式，让爱如一道温暖的光线深入到那片寂静的海洋里。我看见她们的T P趣味和故事，我看到她们的不同。她们是这样，那样的。

## 绅士的，傲娇的

**Vic**  
T，29岁，T工作者  
T历史：从小喜欢女人，99年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后，T性自然展现  
特征：绅士的，优雅的语言；P就是被T感动，所以被改变。

潜藏在内心很久的愿望，需要出现一个女生和自己在一起，“T性”就从深处被呼唤出来。看上去很中性，但是接触起来又感觉蛮温柔的Vic聊起自己的T历史时说：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女人，但是我是70年代生人，那个时候看不到同性恋，大家都不懂，也没想过可以跟女人在一起。90年代末资讯变得很发达，在网上获得好多信息，才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自己的同类。99年我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因为有了女朋友，以前对自己的疑惑都解开了，非常确定自己是同性恋，并且很快，我的T性就自然展现出来了。”

“这种T性就是很会照顾人，很体贴，而且在外型上要帅气！”

“那T的帅气是在模仿男人，渴望成为一个男人吗？”

“不是的，我没有想过希望自己是个男人，因为首先我承认自己是女人。”

在发觉自己的性格里包含了人们认为只有男人才拥有的包容、大度等特质后，Vic主动归位到T的角色风格，因为“很自然的啊！”

她觉得，T是最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她没有想过要去被动属于它。相反，为了成为自己期望的T模T样，Vic经历了一个自我锻造的过程。

“主要是自己喜欢就会刻意的选择，因为我是女人肯定会有女性气质呀，然后穿得中性一些，动作中性一些，就会有男性化的气质。”挑衣服的时候，Vic喜欢穿衬衫和西装，让自己的外型中性一点。

在经过一些尝试之后，Vic找到了适合自己的T型，很中性，但是又不会被误认为男生。“对啦，这就是我。”

没有人告诉Vic女人可以自己去培养被人们认为的男人特质，但是锻造过程的成功，已经让她跳出了男女的框架界限。当我问Vic关于T的想法，Vic说出让人很震动的話：

“我不企求外表去做男性化的样子，但是在内心，我觉得T要具备女性的优点：细腻、温柔、整洁，再加上都说是男性专利的大度、包容，这就是我想要作的T。如果T羞涩、小气、为什么T要喜欢她？不如去喜欢一个男人！P就是被T感动，所以被改变。我希望LES的正面形象能够更多一些，不是我们看到的T打架，说脏话，过得很颓废糜烂，给社会的一个人形，我们很堕落；我希望给社会看到的是，我们有好的修养、气质和言谈举止，我们都很好秀。”

T的称谓引自英文的俚语TOMBOY，一般都被翻译成“男人婆”。

Vic看起来很中性，但是她似乎不属于“男人婆”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因为她的神采里能感觉到又帅气又很女人的东西。说起T这个对身份的规范性认定，Vic已经超出了以往人们对T很男人，很强硬的印象，而是混合着男人和女人的气质，如果一定要归纳出这样的T风格，我想起了Vic说起的锻造愿望，那就是“绅士的，优雅的”。

## 感覺到了最重要

**小月**  
P，20岁，学生  
P历史：初中毕业时，爱上比她大六岁的服装设计师，自觉定义自己为对方的老婆  
特征：她们不是T，但是会和女人谈恋爱，了解T的愿望和爱，体贴而温柔，小而强大。  
语录：大家都是女孩子，感觉对了最重要。

本来小月是不知道T P划分的。第一次跟女生谈恋爱，是初中毕业那年的歌友会上，她认识了一个比她大六岁的服装设计师，而后再不禁地爱上了她。“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出为什么喜欢她。其实她是个很女性化的人，根本就不不是T，那时候我还不知道T啊P的，但就是很自然被她吸引。”

“那确认自己是P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哦？”

“从一开始喜欢女生，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心理：我喜欢她，我要和她在一起。我就是要缠着她，腻着她，而不是我想要保护她，所以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定义为对方的老婆这样一个身份。”

但是，P都很女人，不是那么明显，T们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们，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啊，P的外表和一般女孩子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更女孩子气，要想被看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更多的，是靠一种感觉。“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突然之间目光和一个女孩子相遇，会有一种很奇怪、很熟悉的感觉，就好像在说‘我们是同类’。”

P跟P在街上相识，相遇，靠的是同类感。我突然在对话中发现，小月说出了P的共有点：“同类”，她们不是T，但是她们会和女人谈恋爱。和异性恋的女人们相比，她们的欲望对象是不同的。

也只有P才会了解T的愿望和爱，温柔而且体贴。对于小月来说，选择作P，而后的改变和特征似乎更加不同：

“在我认同自己是拉和P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坚强了。因为面临的现实问题很多，以前女人天生是弱者的观念有所改变，而且一个P在感情经历中也是不停地再改变的。”这种内心的改变，过滤掉了以往女人范畴里服从、被动的部分，在爱上同性后，变得柔韧而强大。

P跟T不同，不象T那样没得选择，不晓得要想坚持下来，会不会更难？

“其实挣扎不挣扎，想起来好象很难，但实际上很简单。只要我还不想放弃，那就一定能撑下去。既然这么选了，就没什么可后悔的，我还是很认同这句话的。”

但是问到T P分别，虽然坚定自己是小而强大的P，小月却并不乐意看到这样的严格划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要把T P分得这么清楚，并且在P看来，T就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很多P在潜意识里还是把T当成男人。说得远点，大概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有关吧。”

其实仅仅是两个女孩子在一起，无所谓角色之分，彼此承担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大概反倒能让感情维系得更久。大家都是女孩子，感觉对了最重要。”

# 「志同道合」爱的自由式

T婆是女同志社区中的重量级话题，去问十个人可以得到十一种不同的定义，到底怎样算T、什么是婆，一直没有一个定论。我觉得这样讨论热烈但莫衷一是的情形是很正面的、健康的，一直没有定论就表示T婆角色的边界不明确、规范不明确，那也就意味着其中还大有协商的空间。其实各种不同的“T婆观”提出的时候，都有试探、提议、谈判、讨价还价の意味在里面，有时候是个人与群体的拔河，也有时候是伴侣之间的折衝。我对于这种意见分歧十分乐观，到了东见其成的地步。如果女同志的伦理规范能够透过讨论而慢慢形成，那很好呀，很草根。如果一对女同志伴侣的相处模式能够透过协商而找到共识，那很好呀，很民主。定义不明确没关系，慢慢摸，非常好。

关于T婆的基本立场，我最喜欢、最感动的是Joan Nestle的态度，她有一段文章的大意如下：“我们在还应该问问题的时候就急着下结论，我们不去问分T婆的人们她们怎么想，就直接告诉她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欠缺必要的好奇，其实好奇挑起我们之间的桥梁，而妄下判断只会造成不平等的权利关系。

我想，“妄下判断”的T婆论还真不少——最典型的就是说T婆是模仿异性恋、复制父权等等。那种“想当然尔”的态度其实让我挺不耐烦。我想到昨天看到的一个美国脱口秀节目的片段，上节目的是两个黑人，她们平时伪装为男人，如果不说的话，根本看不出来。其中一位很坦然的说，她都会去买假阳具来戴，磨损了就去换新的。现场哗然，主持人的脸色也很怪，但黑人自信满满的大声说：“不要跟我说那很恶心，你们根本没做过，你们根本没经历过我所经历的，在你知道之前，不要跟我谈恶心。”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连我坐在电视机前也乐不可支的拍起手来了。哈！说得好！

所以，我实在很想直接跳过这些妄下判断的T婆论。可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好象也不能就这么任性的省略。近年来不少有名的理论家极力反驳“模仿说”、“复制说”，其中最经典的大概是Judith Butler这种怪腔式(queer)。Butler说的话表面上很复杂，可是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哪有“模仿”或“复制”的问题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原版”啊！“男人——阳刚——爱女人”、“女人——阴柔——爱男人”的三合一规范根本不是“原版”，因为那是在社会压力下以不断重复的性别表演构筑出来的，并非天生自然，当然也称不上“原版”。所以谁学谁还不知道呢。

怪腔式的T婆论大致会说：T婆角色是一种逾越常规的性别表演，颠覆了“男人——阳刚——爱女人”、“女人——阴柔——爱男人”的三合一规范。其实挣扎不挣扎，想起来好象也很难，但实际上很简单。只要我还不想放弃，那就一定能撑下去。既然这么选了，就没什么可后悔的，我还是很认同这句话的。”

但是问到T P分别，虽然坚定自己是小而强大的P，小月却并不乐意看到这样的严格划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要把T P分得这么清楚，并且在P看来，T就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很多P在潜意识里还是把T当成男人。说得远点，大概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有关吧。”

其实仅仅是两个女孩子在一起，无所谓角色之分，彼此承担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大概反倒能让感情维系得更久。大家都是女孩子，感觉对了最重要。”

其实仅仅是两个女孩子在一起，无所谓角色之分，彼此承担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大概反倒能让感情维系得更久。大家都是女孩子，感觉对了最重要。”

摘自张娟芬著《爱的自由式》

## 再硬的T也有软弱的时刻！

written by 小 瞳

一直觉得一段关系中,T当然被视为照顾人的一方,P则是被照顾者！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分T婆,T要像男人.甚至比男人更男性化,穿束胸穿大而不合身的男人衣服,抽烟喝酒打架,去KTV只能点男人的歌,和女朋友亲热坚持不脱衣服,好象这样才是王道;如果不小心哪天看见了小动物尖叫地嚷出“好可爱”的话,就会被认为太娘而被笑,也只有MAN一点的女生才更能大声地对女生说我爱你,否则就会被视为很诡异。

偏巧昨晚,被我家达令约去吃饭,与我家达令同行的还有2位不曾谋面的仁兄,乍看之下,好似一T一P,视其“T”实乃T中之T,旁顾其“P”,骚首弄姿、谈笑风生,却说话粗声粗气,满腹疑惑也不便直言,酒过三旬方知其究竟：T非T,P非P。

呜呼哀哉,一片混乱,彻底摧毁了我原引以为傲的GAY-DAR系统(雷达是RADAR,辨别同志即为GAY-DAR)。其实,内个姐发,行事豪爽的“仁兄”竟是个女直人！而内个貌似机歪的小“P”,就是传说中的“娘”T,看得我和我家达令大跌眼镜,真是开眼-开眼-

记得一个社会学家作了一篇《性别多元化遐想》，作者把社会性别分为四个层次：生理特征、自我心理辨识、自我行为构建和社会确认。每个层次分为男女两个取向，交叉地把社会性别分为16种模型。除了4个正负极值取向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男性、女性外，绝大多数人分布在其它14种模型。想想也是如此，人是个多面体，拥有复杂的特性，用简单的二元划分怎能分清楚呢？

如果一对同性恋者老是喜欢分谁男谁女，谁该保护谁，谁该如何如何，到最后都是分手一途...你会发现强调“角色分工”中的婆都会去交男朋友，或结婚生子，多悲哀！

实际上，P也会很照顾T的，只是T的照顾较外向！两个人的关系始终是相互配合的！

就如二人沙滩排球般，于阔大的球场上，必须互相配合，迅速补位才能把球拦截，再次传到对方阵地！不要陷入一种既定期望与假定当中，而是去除性别刻板印象的枷锁，多元尊重，自主的选择性别角色。当任何一方接球之时，即面对问题而软弱之时！Hey！再硬的T也是人，也有软弱时刻！拍档得迅速找个最佳位置，随时反应，合力把球打回！一场球赛要取胜，总得双方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取得胜利！若某一方争着打球，拍档会感到自己于球赛一点也不重要，若某一方不愿打球，那只会令拍档累得半死，即便第一回合取胜也无力再打住后的晋级赛。

倒不如不再去想分T婆，只是去单纯的承认自己是个女生，一个普通的女生，并且以我是女生为荣，与另一个女生开心的在一起，或许这才是我们的恋爱方式！

\*题外话\*  
家长总是很高兴看到T们变得比较soft比较sissy，皆大欢喜。因为老一代的人都只知道爱打扮成男人的才是女同性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好好利用这个盲点，而不是被这个盲点所害。

# 「人间有味」TP的性爱

written by 甘之如飴

我不知道“性爱”为什么还要冠上名衔。性爱就是性爱，没有什么T P的、01的。当两个人除下衣服，赤裸相对时，如果还要为自己的性别取向套一层保险套，那么这种性爱一定很累。一边热情似火的摸索一边还要千方百计让对方避开自己的性器官，心中还在想但愿吾非男儿身之类的，多累。所以听闻不分和不分之间的性生活是很惬意的，因为做的时候没那么麻烦事。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就必须直视自己生命的本质。惟看清自己，才能轻松地去找寻快乐。所以那些不肯脱光光做爱的纯T们，呵呵，如果在她面前脱不下来，何不脱去衣服对着镜子，学着去练习自己先正视自己的身体。两个人做爱，你单取不受，仅仅有心理高潮是不够的、不完整的。

T P的界定就不想多说了，目前全世界都在说喝，让别人慢慢研究，我也就戏听戏听，更不想上升到社会人文心理的角度，那些更是瞎掰滥谈，如果感兴趣推荐张娟芬《爱的自由式》，还算比较的有意思。所以我的档次也就自然科学地说说：

我们的性爱并非不正常、不自然。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都是生命进化的一个过程。这世界上所有的不正常都是正常的，所有的不自然实际上都是自然的。我们不需要懦弱，应该去挑战自己个体某方面的残缺。

动物界里只有人类是可以不按“游戏规则”行事的。动物们无可选择地在既定的时间里行使大自然赋予的职责——传宗接代。它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求爱、交配、怀孕、生子。这些都是动物繁殖的本能。可人类的智慧让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们已经把自然的繁殖行为降换为一种个人的取乐行为；更何况，真爱，已是无年岁无国别无肤色无性别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同志们，我们尽兴吧！性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苹果，我们应该好好享受。管它什么T P，插座插头，les gay的，忘掉身份，抛开借口，跟我们爱的人好好去享有一段段美妙晕眩的性爱吧。让身体和灵魂都紧紧纠缠在一起，用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交流彼此的欲望，索取彼此的快感，分享彼此的高潮。ROCK IT HARD BABY！

written by Karen

# 世上本没有她和我

## 有够帅、拉风

**Mobao'er**  
T，20岁，学生  
T历史：从小就对男生没兴趣，在第一次接受女生感情后，开始走进拉拉生活。  
特征：心胸宽广，有够帅，有个性，要拉风。  
语录：爱的实质，是永不会褪去的关怀和包容。

从小学起，Mobao'er就对男生没兴趣。她喜欢像男生那样潇洒洒脱，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她自己，而所有人也没有把她当作女生，形容她都是帅啊、酷的字眼，从没用过漂亮，所以顺其自然地，Mobao'er也就当上了假小子，对女生的关心从友情不知不觉上升到了暧昧。当时还小，不懂得什么是T P，但这不影响她对女生的热爱。自从第一次接受了一个女生的感情后，Mobao'er开始走进拉拉的生活。

我问起她T的特征时，Mobao'er列出一大堆条件，她说T至少得具备其中一项，具备越多项，才越名副其实：1.对兄弟讲义气 2.长得像男人 3.有够帅 4.不会对男人动心 5.对自己的女朋友要好 6.只有一个耳朵上有耳洞 7.有自己擅长的体育运动 8.有个性 9.拉风

Mobao'er对T特征细节的描述充满了活泼的气息；有够帅，要拉风，在外貌装扮上改变女性的定义，具备男性气质。在她的视野里，T代表了中性的美，是体现在女人身体里却很阳刚的风格。但对于渴望成为的T型，Mobao'er认为没必要刻意地做什么样的T，只要自己喜欢就好。“就像我不会得假儿儿（穿着肥大大大的衣服），别人说那样才叫酷，我却不那么认为，只是因为喜欢运动，才感觉那样舒服。”最重要的，Mobao'er觉得，是在内心：“T的关键是心胸宽广，海纳百川。”

把讲义气、够体贴、宽容这些男性风格变成自己的座右铭后，再看她不免有Mobao'er模仿男人的说法，但是她的意见很不同：“T和男人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当一个男人和一个T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人，那么他们就有关系了——情敌。T会对一些受女孩喜欢的男人起妒忌之心，会从头到脚看他别扭，但也会和男人成为朋友，因为T的心理也是男人。”

只有把Mobao'er放到拉拉的伴侣关系里面来看时，她的T面貌才更加清晰。有一次，Mobao'er从朋友那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天造就了你一个不单单被男人宠爱的身体，为什么你不能用这身体去宠爱一个女人呢？”

这是Mobao'er第一次看到她深藏内心，却从来说出来的拉拉真正含义，再到后来，她有了对同性爱情自己的理解：“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同时付出真心和爱，才能换来幸福，但并没有说必须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就像是两片贝壳合在一起，相亲相爱，就能孕育出价值连城的好珍珠，这两片贝壳，并没有性别之分。”

所以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并没有错，错的是世人的眼光太模糊，只看到了爱的皮毛，是性；却没有看到爱的实质，是永不会褪去的关怀和包容。”

## 不分的例外

**野有蔓草** 不分，24岁，广告文案  
不分历史：交往过的女朋友中，没有一个是纯P。 特征：不分T P，只喜欢有感觉的女生 语录：先看一下标签她是T还是P，再决定自己是否爱她。这样的喜欢还叫喜欢么？

有规则就有例外，T P也不例外。打从有T P这个规则以来，就有不分这个例外。野有蔓草和身边的女孩子一直没有断过恋爱，但她从没进过圈子，问起原因，野有蔓草说，因为心里不承认T P划分。

“T P之分，是大家都为了方便区分这个群体里不同角色和性格的一种方法。但是大家的性别其实都一样，都是喜欢女孩的女孩，就没必要区分T P了。很多人总是把外貌和打扮当作是区分T P的首要标准。我的观点是，如果非要界定T P的话，那么性格更独立，更具有硬性的女孩是T，反之，则是P。但无论是T或P，首先大家都是女人，彼此独立的两个个体在一起。”

野有蔓草一直都是偏中性的女生装扮，偶尔一次看起来比较像男生时，被别人问到“是T还是P”，她想了很久也不晓得哪个属于她。直到后来，她才知道还有个类别，叫不分。我不能说我自己就是不分，但至少我不会只对标签上是P的女生有兴趣。说白了，我只喜欢有感觉的女生。”在野有蔓草有过的女朋友中，没有一个是纯P。她喜欢她，是因为她是在水中的倒影，和自己有很相象的一面，才会被吸引、恋上。

“哪有那么多极端啦？不分分T P是自己的选择，是个人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否愿意尝试。我们只是在女孩子的圈子里找自己喜欢的人，而不是在女孩的圈子里找长得像男生或性格像男生的T，用一个作家的话就是，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我喜欢和等待的人就是她了。这就是拉拉纯净的一种表现，而不应该是给每个拉拉贴上标签，先去看一下标签她是T还是P，然后再决定自己是否爱她，这样的喜欢还叫喜欢么？”

在野有蔓草眼里，T P只是一个相对论，而一个人的T P身份是不固定的，更多的，只是在感情关系里的一种流动和比较；而她只是了解这个划分，在实际爱恋里，感觉是最重要的。

就好像不分有很多种，不分拉拉是因为感情境遇的变化既有T的气质又有P的魅力，而圈外的拉拉不分，只因两个孩子的情感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它与颜色和风格无关。

野有蔓草告诉我，百分之七十的女性都有可能和同性发生暧昧的关系。她爱上的就是比例在70%数目里的女生。在成长的经历里，不断被女孩子吸引，女孩子彼此间的柔软和暧昧，有时候让野有蔓草很烦恼、优柔寡断，更多的时候，是看到自己在女孩子圈子里穿梭自如。有一天，即便曾经和自己一起缠绵的女孩已经远去了，没有了，没有T P，而所有的恋爱历程就好像一种令人回味的游戏，让人流连忘返。